

日本直木奖

获奖作家

桐野夏生 力作

残酷的事件催生了

想象的梦境，

想象的梦境结出了

残酷的果实

比1年的肉体监禁更可怕的是，

自己与他人25年织成的

心灵牢笼

第17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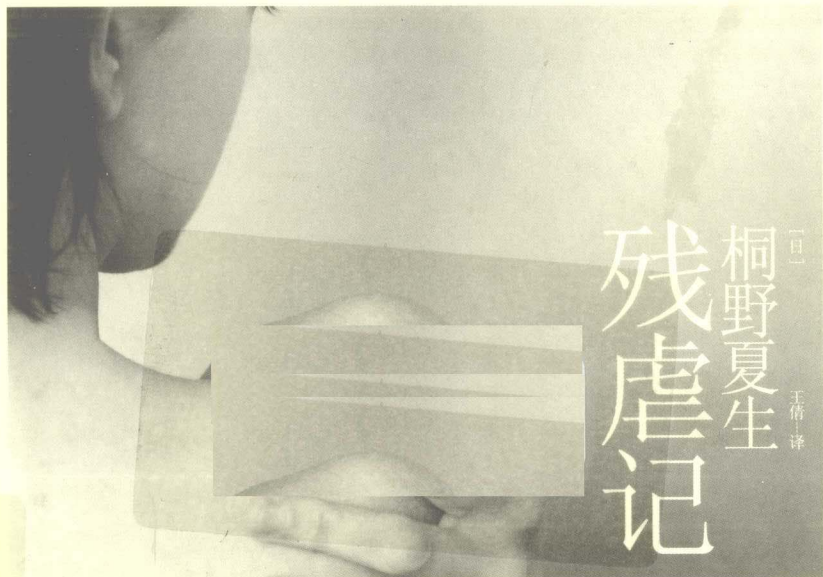
柴田炼三郎奖

获奖作品

日本纪伊国屋

书店畅销排行榜作品

浅草三三三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残虐記

〔目〕
桐野夏生
王倩译
残虐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ZANGYAKUKI

by Natsuo Kirino

Copyright © 2004 Natsuo Kirin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atsuo Kirin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r—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译文由新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10—08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虐记 / (日) 桐野夏生著; 王倩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633-9918-5

I. 残… II. ①桐…②王…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442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嬴牟西大街 28 号 邮政编码: 271100)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0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8 000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文潮社出版部书籍编辑

矢萩义幸先生

前略。

矢萩先生近来一切安好！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您，请原谅我的冒昧。我是生方淳朗，也就是作家小海鸣海（生方景子）的丈夫。平素我妻承蒙您的多方照顾，不胜感激！

很抱歉在此时给矢萩先生写了这样一封信，但愿我的信不至令先生受惊。

妻已失踪两周了。她的失踪很突然，就像平时外出散步一般，而且至今音信全无。对于此事要说我毫不担心，那是假的，但妻的性情素来变化无常，我不太能把握。我想她或许什么时候会回来吧？于是打算耐心等待她了。妻出走前好像推掉了

为杂志写小说的约稿，所以妻的失踪没有给各方带来更多麻烦，这一点令我深感欣慰。

随信寄去一部书稿《残虐记》，妻将之列印出来放在书桌上。标题旁贴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寄文潮社 矢菽先生”。我想这或许是您约的书稿，于是便寄予您。这张纸条是妻留下的唯一字迹，我不知道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想必与这部书稿里的内容有些关联吧。

坦率地说，我曾经很犹豫是否该把书稿寄给您，理由有三。第一，我不知道把书稿交给您是否是妻真正的想法；第二，我有点担心，害怕妻失踪之事就此泄露出去。我知道，抱有这种想法对矢菽先生十分失礼；第三，我还担心出版界无人知晓的某些事实，将会因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该书所写的

内容，无一例外全是真实的，我在前面所写的“但愿我的信不至令先生受惊”一句，也是缘出于此。

妻原名北村景子，十岁时曾被一名男子绑架，还被该男子囚禁家中长达一年多。案件最终得以侦破，男子被捕，妻平安回到家中，事件算是告了一个段落。妻在升上国中时转学到外地，因此周围没有人知道作家小海鸣海曾是绑架事件的受害者。据我所知，妻对该事件也是绝口不提，充其量在其处女作《犹如泥泞》一书中有所涉及。我记得这部小说一问世就有人写评论说“该小说让人想起了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件儿童绑架案”，但我认为，《犹如泥泞》主要还是取材于妻被绑架前发生的一件杀人弃尸案。另外，我还记得妻曾对我说过，她说编辑矢萩先生曾十分认真地问过她一句话：“还是一名高中

生，却有着成人般的沧桑，你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呢？”那以后又过了十七年，矢菽先生负责妻的小说编辑工作，您与妻之间到底敞开心扉聊到何种程度，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关于该事件，妻大概不会有丝毫的触及吧。

但是，妻的沉默仅仅因为一封信就被打破了。那次事件以来，漫长的二十二年过去了，已出狱的绑架案犯人似乎为了赎罪，寄了封信给妻。我禁不住悲哀地认为，就是那封信让妻打开了已封存多年的记忆闸门，让那事件又活生生地浮现在妻的脑海里。我方才也读完了《残虐记》，仍不明白到底男子信中的哪一句话触动了妻，那句话怎么就能突然让妻回想起那次事件，并因此而离家出走呢？面对妻的无助，身为丈夫的我深感无力，只能等待妻的出现了。

男子的来信附在《残虐记》的首页，我想这也是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吧，所以就贸然一并寄出。后面的事是我不愿去想的，但万一妻有什么不测的话，请跟我协商解决该书稿的事宜。总之先将书稿寄给您，以后我们再电话联系。

书不尽言，就此搁笔。

生方淳朗

残 虐 记

小 海 鸣 海

小海鸣海老师：

您好！突然写信给您，十分抱歉！

信封上的姓名不是我的。我想要是写出真实姓名的话，老师您就不会看这封信了，所以撒了个谎。真的很对不起，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谎言。

看到我的信您可能十分惊讶吧？改造科的原田先生曾十分严肃地警告我：你绝不能写信或以其他方式与受害者联系，一旦那么做，你会再回到监狱。尽管如此，我还是按捺不住要写信给老师，于是就提笔写了起来。请老师您不要扔掉我的信，耐心读到最后吧。

我是去年从仙台监狱出来的。听说除去判决前的拘留期，我在仙台监狱待了二十二年八个月又十二天。这个确切的数字是特地请改造科的原田先生告诉我的，因为时间太长太长了，

我根本算不清我在狱中度过了多少日子。

在押期间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要写信给老师，于是借了很多书回来学习，但还只是记住了一点点汉字的写法以及一些词汇。狱警和狱友们都说我脑袋瓜子笨，所以信中我不大会写汉字。由于我总是受到欺负，工作也做得不好，因而时常住进监狱内的医院里，这样一来，我就更加不能正确计算时日了。

经原田先生介绍，我现在在一家医院做清洁工。该医院总务科有一个叫木村的人十分可怕，他就像监狱的狱警一样。他命令我说：叫我木村“先生”！还常常训斥我，对我大吼大叫。不过，在这里我可以随意到院子里去，所以还是觉得医院比监狱好。这里冬天下雪次数很多，特别寒冷，但还是冷不过钢筋水泥。我住在医院旁的宿舍里，在医院的餐厅吃饭。餐厅里有一位叫熊谷的老太太对我十分友善，我很

喜欢她。前两天她还偷偷给了我一个布丁，我问她为什么要给我布丁，她说：“今天是你五十岁的生日吧。”熊谷奶奶真是个大好人。

我的工作主要是打扫院子及医院后面的仓库。打扫仓库时我会戴上口罩。我害怕清扫废弃的注射器，因为有人说不小心就会被扎破手指。于是清理注射器时我总是戴着棉质手套，但我还是担心针尖会透过手套缝扎进来。这时木村先生就会说：你把手变成铁板好了。木村先生的意思是，要是把手变成铁板的话，针尖就没办法扎进来了。但他的话让我想起了自己以前在铁工厂工作的事，眼泪就突然流了下来，无法控制。为什么我会流泪呢？我想一定是想起了老师您。老师，您厌烦了听我说这些话吗？如果真的厌烦了，我就此打住不再写了，虽然我很想继续写下去。

到了落叶的季节，每天工作量增加了不少，今天刚打扫干净的地方，第二天又铺上了厚厚的一层。“哎，真是奇怪！”我不禁这样想着，于是我又变得像是在监狱医院里那段日子一样不知道时间了。我记不起昨天、前天、再前一天，以及过去的众多日子。另外，这些日子天黑得早，一到傍晚我就会感到悲伤，变得忧郁。冬天里大雪一下，每天都是同样的景色，那时我又将弄不清几月几号了。

我常常都在想，要写信给老师，但一直都没能写成。现在促成我提笔的原因是因为看到了老师您的照片。有一天木村先生一边吃着便当一边在看报，我瞥见那报上印有老师您的照片。不管岁月如何流逝，我也绝不会忘记那张面孔，我激动不已，就问木村先生那人是谁？木村先生笑着说：这人名叫小海鸣海，是个十分有名的大作家，这跟你有屁相干呀！这张报纸被木村先生扔进了垃圾桶，上

面还倒上了茶叶渣，被浸湿了。后来我把报纸捡了回来晾干，然后保存起来。

老师改了名字，这让我不太习惯。以前您叫阿美，现在叫小海鸣海了。另外，所谓作家，也就是写小说的人吧？我可不太喜欢作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未读过小说。在狱中我曾借书来读，但书中写了些什么我不甚明了。我问同室的犯人：为什么我不明白这里写的是什么呢？那人回答说：“因为小说里写的都是谎言；因为你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谎言；还因为你这小子脑袋瓜子太笨！”

我是十足的傻瓜，但我不明白老师您为什么要编造谎言。一想到您把我们之间的事以一种虚假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我就无比担心。我极度悲伤，几乎想发怒了。

在狱中我常常思考老师您的事，对您并没有什么怨恨，因为我所做的那些事的确很不像话。除此以外也想向老师表示歉

意。对您所做的那些事，我想老师这一生都不会原谅我吧？其实，我也许还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肯原谅我呢！另外，老师后来竟写起了小说这个我不太能理解的东西。我悲伤，因为我觉得老师成了一个编造谎言的成年人。

改造科的原田先生说我是抵了罪才出狱的，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唐泽律师则批评我，说我认罪不够深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我的脑袋真的比以前差了很多。所以这是我给您写的最后一封信，请您放心，我不会再写了。

老师，真的很对不起！可是，您不原谅我也没有关系。我想，我也不会原谅老师的。请多保重！

安倍川健治